

退休科大德籍教授任能博 出科學漫畫教生物科技

Reinhard Renneberg (任能博), 是一名生於東德卻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書22年的教授。向記者推薦他做訪問的人如此形容他: 「他是一位67歲, 卻像小孩子般天真快樂的化學教授。」他說話的確生鬼有趣, 且聲音嘹亮——教師的特徵之一。

小時候, 在東德生活, 友儕之間傳閱美國禁書——諾貝爾獎得主James Watson所撰寫的《雙螺旋》(The Double Helix), 他在一天之內讀完, 此書令他大開眼界, 並立志做科學家。

雖然他已從科大退休, 搬回德國居住, 但他現在仍然不時飛回香港, 在一些大專院校任客席教學。擁有一顆孩童之心的他, 更準備推出科學漫畫《卡通生物科技》。

任能博聲線非常嘹亮, 雖然餐廳已特別安排了一個偏遠的角落給我們做訪問, 但記者還是尷尬地建議他可以將音量調低一點。他聽後先以英文說「抱歉」, 然後用中文說「鵝係教授」(我係教授), 再轉回用英語頻道: 「有時我不自覺地高聲談話, 我的學生也疑惑過, 問: 教授, 你可否把米高峰關掉? 哈哈! 抱歉! 我希望不會弄壞你的電話啦!」記者當時正用電話為訪問錄音。

在《卡通生物科技》這本漫畫中, 主角就是他, 他來自外星「Nano」(毫微), 到地球後做皇帝, 體形十分微細, 淺談不同科學概念。他說在漫畫內「當皇帝」是繪畫漫畫的港人拍檔周明輝的意思。但他坦言不喜歡自己在畫內的模樣, 「他有雙下巴, 我都沒有!」他摸一摸下巴後扁嘴道, 「我也沒有他那麼胖, 我較他俊俏多了。」

嗯, 他明明較畫中人肥胖……但他堅持己見說: 「我的身形較他好。」他道: 「漫畫的結尾會提出一個問題, 就是: 科學對人是好還是不好? 基因工程可以用於糧食, 餵飽人民, 但科學也可能錯誤使用, 例如核彈。譬如一把刀, 你可用來切麵包, 也可用來殺人。」

中國人愚昧想法

這本書的目標客戶是父母, 因為「孩子才不會主動買書呢」。另一群是喜歡吸收科學常識的成年人。他認真地說, 理想是把它變成「彼思動畫」, 他還打趣叫記者做他的經理人。現在這漫畫已有德文、英文、港式中文、韓語版本。

就近年科技新技術的話題, 任能博談到大熱新詞彙: CRISPR (基因剪輯技術)。「它可以準確地剪走某些基因, 然後用另一些基因代替。例如把癌細胞換成正常的健康細胞。但我們也可能會錯誤利用這種技術, 例如在中國, 人們想用諸於嬰兒身上。他們想製造一個漂亮的金髮藍眼睛中國嬰兒。我覺得這是愚昧的。」

他認為, 為健康情況而進行CRISPR或許可以考慮, 但純粹為了外觀, 他就反對, 因為「CRISPR仍然是有風險的, 可能會出現亂子」。

不過, 科學家的瘋狂想法在各地各範疇都有出現, 不改變人類和動物, 有人想到改變植物——

他解釋: 「科學家將來或許可以令我們面前這棵棕櫚樹在夜晚發光, 那樣就可以不用街燈, 我們的世界變成阿凡達的世界。」意思是, 棕櫚樹加入可發光的生物基因? 「對, 例如水母。但問題是, 我們是否在扮演上帝的角色?」

事實上, 隨便上網搜尋, 原來已有科學家正在研究這個項目。

小時候東德生活

任能博是一個喜歡整古作怪的人，他也說自己天生樂觀，原因是他成長於紛亂的東德。那是一個仍有柏林圍牆的東德。

他在鄰近柏林的城市萊比錫（Leipzig）成長，「在1961年，突然有貨車來到，然後人們在堆砌柏林圍牆。我的父母都是教師，他們對我說：你看，這是世界的盡頭了。在這幅牆後面，有巴黎、倫敦、香港。但我們不能去。我們能去的地方只有俄羅斯、波蘭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、中國，因為我們和這些國家都是朋友。」他的母親為何認識香港、提及香港呢？

「其實香港已在國際很有名氣，尤其是我們日常用的膠花會寫上：Made in Hong Kong。」他笑道。

在10多歲，他已熱愛科學，雖然那時所有西方書籍一律被列為禁書，但毋阻德國學生傳閱西方書籍，其中James Watson的著作《雙螺旋》傳到他手上，「我只有一天時間去閱讀，所以我在一個晚上把書讀完。」他本身已經熱愛科學，在閱讀此書之後，更加肯定自己將來要成為科學家。

在若干年之後，任能博遇上James Watson，向對方道謝，「我說：感謝你的書，你讓我明白到自己的方向。」James Watson又有何反應呢？「他說：我當然知啦，我啟發了很多人呢！」任能博模仿對方毫不驚喜的神情有點納悶地說。

任能博出生於書香世家，父親是生物老師，母親是英語及法語老師。他的公公是傳教士兼生物學博士。

「母親自幼已教我辨別各種花朵和蝴蝶。」他回味地說：「在我祖母的農地，常有蒼蠅飛來飛去，我在幼年時已學會活捉牠們做實驗，方法是把小紙條黏在牠們的身上，每隻寫上不同號碼——初時我常常不小心弄死牠們，但後來我雙手愈見靈活，試過有20多隻蒼蠅帶着號碼紙條周圍飛，我用來記錄牠們的行蹤。當年我才五六歲。」

他又憶述一件實驗小趣事，「其中有隻蒼蠅，我先見到牠飛入廁所，然後飛入廚房。我對我那位正想吃麵包的兄弟說，噢，這是7號仔，牠剛剛由廁所出來呢！他聽到後想作嘔。」

相對於舊時西方的孩子，他認為，香港父母太過管束孩子，「這樣不准碰，那樣不准拈。如果有個小朋友爬樹，肯定有5個港人衝上前把他抱下來！」

曾與默克爾共事

長大後，他到莫斯科升學，然後去西伯利亞及蒙古旅行，在未有Google的年代，他去到中國，「我去到戈壁沙漠那麼遠，還以為中國就是那樣子，吓？那是個沙漠？失望至極。」

回到德國，他在柏林科學學院（Academy of Science）工作，「有位同事叫做Angela，她不是很漂亮，但人很聰明，個子有點小，身軀圓圓的。現在她成為我們的總理了。」這位就是現在的德國總理默克爾（Angela Merkel）。

「她和我那時候都是共產黨員。」兩年前，他在某活動遇見她，問她：「為何當年你是共產黨員呢？她說，『首先那時人人都是共產黨員，其次我加入共產黨的唯一一個原因是，我要從內部瓦解它！』」他笑道。

但到今天，他說不再喜歡默克爾了，「她開放德國接收敘利亞眾多難民，為德國帶來很多麻煩。」那他認為德國應該脫歐嗎？「但這樣的話，歐盟會倒下。這是很複雜的問題。我有時覺得若德國脫歐，可以教訓一下布魯塞爾（歐盟總部），它往往以為自己是中央政府。幸而，我們的經濟仍然發展強勁。英國選擇隔離自己，他們將來會後悔的。」

柏林圍牆在1989年被拆除。

在9月9日，「我們看電視，政府宣布，柏林圍牆要清拆了。我帶兩個兒子，連同斧頭，一起砸爛圍牆，把它的碎片殘骸帶回家——現在你去柏林看到有人兜售的圍牆碎片是深圳製造的！我看過了，那些德文不太正宗，他們應該找人做校對吧！」

他笑道，「這就是我為人樂觀的原因，我也是這樣教導自己的學生。我說：如果我在10多歲的時候，因柏林圍牆建成而走去自殺

信報財經新聞 | 發行情 / 接觸人次: 83,000 | 2018-05-10

報章 | C03 | 城市定格 | 訪談錄 | By 譚淑美

字數統計: 2,656字 | 圖片頁數: 1/1 |

，我日後就不能親手把它敲碎。遇到困難時，記着要耐心等待。」

場地：沙田麗豪酒店Avanti

任能博小檔案

年齡：67歲

現居地：德國萊比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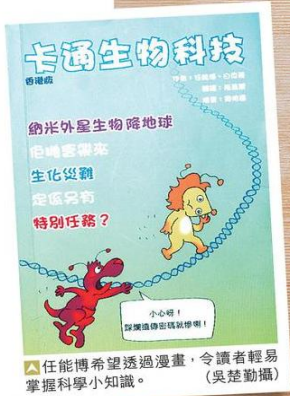
學歷：柏林分子生物學中央學院 (Central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, Berlin) 博士

撰文：譚淑美

mentam@hkej.com

[#譚淑美](#) [#城市定格](#) [#訪談錄](#) - 退休科大德籍教授任能博 出科學漫畫教生物科技

退休科大德籍教授任能博 出科學漫畫教生物科技



▲任能博希望透過漫畫，令讀者輕易掌握科學小知識。(吳楚勤攝)

訪談錄

撰文：譚淑美 marentam@hkej.com



任能博小檔案

年齡：67歲
現居地：德國萊比錫
學歷：柏林分子生物學中央學院
(Central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, Berlin) 博士

▲任能博在科大教書22年，但退休後的生活也十分忙碌。(吳楚勤攝)

Reinhard Renneberg (任能博)，是一名生於東德卻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書22年的教授。向記者推薦他做訪問的人如此形容他：「他是一位67歲，卻像小孩子般天真快樂的化學教授。」他說話的確生鬼有趣，且聲音嘹亮——教師的特徵之一。

小時候，在東德生活，友儕之間傳閱美國禁書——諾貝爾獎得主James Watson所撰寫的《雙螺旋》(The Double Helix)，他在一天之內讀完，此書令他大開眼界，並立志做科學家。

雖然他已從科大退休，搬回德國居住，但他現在仍然不時飛回香港，在一些大專院校任客席教學。擁有一顆孩童之心的他，更準備推出科學漫畫《卡通生物科技》。



▲科學漫畫《卡通生物科技》，由任能博(中)和周明輝(左)和麥嘉慧(右)合作推出。(譚淑美攝)

任能博聲線非常嘹亮，雖然餐廳已特別安排了一個偏遠的角落給我們做訪問，但記者還是尷尬地建議他可以音量調低一點。他聽後先以英文說「抱歉」，然後用中文說「鴉係教授」(我係教授)，再轉回用英語頻道：「有時我不自覺地大聲談話，我的學生也疑惑過，問：教授，你可否把米高峰關掉？哈哈！抱歉！我希望不會弄壞你的電話啦！」記者當時正用電話為訪問錄音。

在《卡通生物科技》這本漫畫中，主角就是他，他來自外星「Nano」(毫微)，到地球後做皇帝，體形十分微細，淺談不同科學概念。他說在漫畫內「當皇帝」是繪畫漫畫的港人拍檔周明輝的意思。但他坦言不喜歡自己在畫內的模樣，「他有雙下巴，我都沒有！」他摸一摸下巴後扁扁嘴道：「我也沒有他那麼胖，我較他俊俏多了。」

他，他明明較書中人肥胖……但他堅持已見說：「我的身形較他好。」他道：「漫畫的結局會提出一個問題，就是：科學對人是好還是不好？基因工程可以用於糧食、餵飽人民，但科學也可能錯誤使用，例如核彈。譬如一把刀，你可用來切麵包，也可用來殺人。」

中國人愚昧想法

這本書的目標客戶是父母，因為「孩子才不會主動買書呢」。另一群是喜歡吸收科學常識的成年人。他認真地說，理想是把它變成「彼思動畫」，他還打趣叫記者做他的經理人。現在這漫畫已有德文、英文、港式中文、韓語版本。

就近年科技新技術的話題，任能博談到大熱新詞彙：CRISPR(基因剪輯技術)。「它可以準確地剪走某些基因，然後用另一些基因代替。例如把癌細胞換成正常的

健康細胞。但我們也可能會錯誤利用這種技術，例如在中國，人們想用於嬰兒身上。他們想製造一個漂亮的金髮藍眼睛中國嬰兒。我覺得這是愚昧的。」

他認為，為健康情況而進行CRISPR或許可以考慮，但純粹為了外觀，他就反對，因為「CRISPR仍然是有風險的，可能會出現亂子」。

不過，科學家的瘋狂想法在各地各範疇都有出現，不改變人類和動物，有人想到改變植物——

他解釋：「科學家將來或許可以令我們面前這棵棕櫚樹在夜晚發光，那樣就可以不用街燈，我們的世界變成阿凡達的世界。」意思是，棕櫚樹加入可發光的生物基因？「對，例如水母。但問題是，我們是否在扮演上帝的角色？」

事實上，隨便上網搜尋，原來已有科學家正在研究這個項目。

小時候東德生活

任能博是一個喜歡整古作怪的人，他也說自己天生樂觀，原因是他成長於紛亂的東德。那是一個仍有柏林圍牆的東德。

他在鄰近柏林的城市萊比錫(Leipzig)成長，「在1961年，突然有貨車來到，然後人們在堆砌柏林圍牆。我的父母都是教師，他們對我說：你看，這是世界的盡頭了。在這圍牆後面，有巴黎、倫敦、香港。但我們不能去。我們能去的地方只有俄羅斯、波蘭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、中國，因為我們和這些國家都是朋友。」他的母親為何認識香港、提及香港呢？

「其實香港已在國際很有名氣，尤其是我們日常用的膠花會寫上：Made in Hong Kong。」他笑道。

在10多歲，他已熱愛科學，雖然那

時所有西方書籍一律被列為禁書，但毋阻德國學生傳閱西方書籍，其中James Watson的著作《雙螺旋》傳到他手上，「我只有一天時間去閱讀，所以我在一個晚上把書讀完。」他本身已熱愛科學，在閱讀此書之後，更加肯定自己將來要成為科學家。

在若干年之後，任能博遇上James Watson，向對方道謝：「我說：感謝你的書，你讓我明白到自己的方向。」James Watson又有何反應呢？他說：我當然知啦，我啟發了很多人呢！」任能博模仿對方毫不驚喜的神情有點悶地說。

任能博出生於書香世家，父親是生物老師，母親是英語及法語老師。他的公公是傳教士兼生物學博士。

「母親自幼已教我辨別各種花朵和蝴蝶。」他回味地說：「在我祖母的農地，常有蒼蠅飛來飛去，我在幼年時已學會活捉他們做實驗，方法是把小紙條黏在他們的身上，每隻寫上不同號碼——初時我常常不小心弄死牠們，但後來我雙手愈見靈活，試過有20多隻蒼蠅帶著號碼紙條周圍飛，我用來記錄牠們的行蹤。當年我才五六歲。」

他又憶述一件實驗小趣事，「其中有隻蒼蠅，我先見到牠飛入廁所，然後飛入廚房。我對我那位正想吃麵包的兄弟說，噢，這是7號仔，她剛剛由廁所出來呢！他聽到後想作嘔。」

相對於舊時西方的孩子，他認為，香港父母太過管束孩子，「這樣不正確，那樣不准。如果有個小朋友爬樹，肯定有5個港人衝上前把他抱下來！」

曾與默克爾共事

長大後，他到莫斯科升學，然後去西伯利亞及蒙古旅行，在未有Google的年

代，他去到中國，「我去到戈壁沙漠那麼遠，還以為中國就是那樣，吓？那是個沙漠？失望至極。」

回到德國，他在柏林科學學院(Academy of Science)工作，「有位同事叫做Angela，她不是很漂亮，但人很聰明，個子有點小，身軀圓潤的。現在她成為我們的總理了。」這位就是現在的德國總理默克爾(Angela Merkel)。

「她和我那時候都是共產黨員。」兩年前，他在某活動遇見她，問她：「為何當年你是共產黨員呢？她說：『首先那時人人都是共產黨員，其次我加入共產黨的唯一一個原因是，我要從內部瓦解它！』」他笑道。

但到今天，他說不再喜歡默克爾了，「她開放德國接收敘利亞眾多難民，為德國帶來很多麻煩。」那她認為德國應該脫歐嗎？「但這樣的話，歐盟會倒下。這是很複雜的問題。我有時覺得若德國脫歐，可以教訓一下布魯塞爾(歐盟總部)，它往往以為自己是中央政府。幸而，我們的經濟仍然發展強勁。英國選擇隔離自己，他們將來會後悔的。」

柏林圍牆在1989年被拆除。在9月9日，「我們看電視，政府宣布，柏林圍牆要清拆了。我帶兩個兒子，連同斧頭，一起砸爛圍牆，把它的碎片殘骸帶回家——現在你去柏林看到有人兜售的圍牆碎片是深圳製造的！我看過了，那些德文不太正宗，他們應該找人做校對吧！」

他笑道，「這就是我為人樂觀的原因，我也是這樣教導自己的學生。我說：如果我在10多歲的時候，因柏林圍牆建成而走去自殺，我日後就不能親手把它敲碎。遇到困難時，記著要耐心等待。」

場地：沙田麗豪酒店Avanti

▲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任能博(左二)，喜歡吃中國點心。(受訪者圖片)



▲任能博(右)與生物感測器(Biosensor)發明家Leland Clark(中)見面時留影。(受訪者圖片)